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五至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秦　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孫　鯤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上

書禹貢曰冀州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

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臣按朱熹語録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於冀州可知矣虞

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兾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兾為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兾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兾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亙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於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

而圜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兹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

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於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此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

洛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偕之而不面焉者我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為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以北辰為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

也天之道在北而向之所嚮則在乎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於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

可為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兾州舜以其太大離為幽州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耐音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嘗當天下則其兵馬之强在昔則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黄腄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通于兹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

于此焉元之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葢天生鉅海以為國家餫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噫兵食俱足文武竝用向明以用文則有以成文明之化借幽以建武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今日者此也雖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

其危亡全盛者不可不為衰微之慮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吕公而極于金元皆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利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為鑒戒者焉是必固邊圉選將帥强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地不敢興窺伺之心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税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召誥惟二月既望（十六日也）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鎬京）則至于豐（豐鎬至洛邑俱三百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古語辭）三月惟丙午朏（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殷之衆庶）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役書）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召公于豐迤邐而来也卜宅者用龜卜擇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

之事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度高曰揣高低度厚薄仞度深曰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乾食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又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名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都鄙之地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

致告達之于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洛誥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哉始生魄十六日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百官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條本洛誥文誤在康誥

呂祖謙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如逆復之復子明辟辟君也予惟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朝至於洛師猶言京師我卜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内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食其墨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使也來以圖洛之地圖及獻卜卜之兆辭也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卜復命於王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

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竝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竝建兩京者亦始於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於豐鎬成王繼其志即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於吳而太宗繼之而又建都於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竝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

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惟我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也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為其樞竝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徙都也於豐即崇國地在今鄠縣文王烝君也哉其七章曰考稽也卜維王宅居也是鎬京在豐水東維龜正決也之武王成作邑居也之武王烝哉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朱熹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

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又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承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邑至於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里制為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

勢益大人益衆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彊盛之時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遷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於平王而東遷則淪於衰微矣竊嘗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至於衰微而遷者未有能復興者也觀諸東周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微也

商頌玄鳥之篇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居也肇開也域彼四

海

朱熹曰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内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内也

臣按先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内為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禮樂之所會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

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整敕貌）四方之極（表也）赫赫（顯盛）厥聲濯濯（光明）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之盛

輔廣曰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

是葢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厥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為四方之極亦猶紫宫為周天之極也有京師以為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極則其為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有以聳萬國之觀瞻為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無窮矣

以上都邑之建上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下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鄭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雒邑
吳澂曰周公居攝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
洛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
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國者分
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
其野之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
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掌教之職為民
極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葉時曰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葢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内環拱之如衆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以為民極於下也所以為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之

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於
地大人衆之處四方道里適均之中而建其國都
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
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
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為內朝何者
為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
類所設之官自六卿至於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
邦治至於掌邦土凡若此者雖若以奉君實則為

民而爲之立極也極者何先儒謂極猶北極之義標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極立於此是以近而鄉遂遠而侯國又遠而荒服之外來朝覲者於焉而合瑞封爵土者於焉而受命有才能者於焉而獻藝爲政教者於焉而質正有訟獄者於焉而取決所以然者極建於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

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鄭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

臣按洛誥所謂自服於土中蓋以洛邑在周時為中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於此宅中圖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禮者見其中於中國故為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之說蓋極稱

華夏之地居地勢之中得天氣之正時序正而寒暑不過甚風雨時而收穫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節候不正而時氣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之或早或晩也中國皆然而洛邑乃其要會焉故為此說耳雖然自三代以前則洛為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葢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為中朱子

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鄭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南西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蓋大司

徒掌建邦國乃國家之大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爾大司徒總其凡土方氏專其事有事之時用其所職以輔相司徒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音玄)置槷以縣眂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南北之道為經)九緯(東西之道)

為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緯

鄭玄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

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

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

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槷必

先水地以懸使所有之泉必平而直然後可以正日

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

埶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臬所謂槷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以眡日景將以正四方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

會市者商賈之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旣曰建國又曰營國蓋作而立之謂建言其始也周圜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營言其終也所謂置槷者疏家謂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謂水平也與

春秋桓公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臣按穀梁傳亦云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後世因以天子所都為京師焉

周幽王為犬戎所殺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謂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於洛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

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豐鎬

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東遷之繆者也

臣按蘇軾謂遷都為周人失計舉後世遷都數君皆不復振而有亡國之徵是固然矣然此蓋謂衰

敗之餘者爾若夫國勢方興之日或依形勢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遠夷狄之害則不可專泥此說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山川河東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内與河東號為三河是三郡者皆濵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

河為運道達於河即達於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濵河然亦由河入於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於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則所以通天下之食貨以足國用者莫便於海焉葢海道以天為界地界已盡而人之行者不止葢天造地設以有待而為今日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户於咸陽

臣按此後世徙天下富民填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絫（古累字）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

令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哭聲未絶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

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陸贄曰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用之以傾諸侯漢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内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

養力俟時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呂祖謙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而
論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
平王東遷始以封秦爾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
勢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前言之東周以前全
勝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
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獨非

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

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土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

將恐其反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

高祖八年徙齊魏大族豪傑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

師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民家居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臣按徙民以實京師必使其衣食用度無不如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後賴其用不然養生送死有不贍方且憂思怨恨之無已日有逃亡而已雖有之亦如無焉何名之為實哉必也寛之以力役優之以恩澤凡有征斂科賦視諸民為減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宫遂定都

臣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為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祖始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

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

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天地以來所未有也

宋仁宗慶歷二年陜西按撫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陛下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

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彦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

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

臣按宋都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當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修築京城一時議者皆以為失體臣竊以為古之大臣憂國之心每先事而預為之計惟恐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與契丹以白溝為界相去二千里而為國遠慮者

猶建議速修京城蓋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恐一旦無備而蹈後唐石晉之覆轍也矧今京城與北敵為鄰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烏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下而預憂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於一隅及立國未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

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臺金陵錢唐諸處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為九州或為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堯

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
而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葢近境也是則秦
漢以來得國之正綿祚之遠皆莫有如我朝
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復黄帝堯舜之
故都於七八千年之後猗歟盛哉洪惟國家
得中國帝王之正統奄有黄帝以來之境土
承傳堯舜以來之位號況所以建極以圖四
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堯舜之故都則其所以

繼志述事以上承祖宗垂憲作則以貽厥孫
謀者烏可但已哉雖然黄帝堯舜固所當法
女真韃靼尤所當戒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

以上都邑之建下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賛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

吳澂曰不可升者無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為無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

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修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來往也有所拘繫是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為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為之城郭為之溝池為之關隘為之亭

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無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修為險固之備内焉而為之垣墉外焉而為之城池又遠焉而為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譏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為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貔貅萬旅虎豹九關京師地大而人衆宫闕遼

容而深嚴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溥大也 燕召公之國 師衆也 追貊皆蠻夷國 墉城也 壑池也 籍稅也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脩其城池治

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

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

固常政也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

朝廷命鄰邦合力爲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葢以

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

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於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内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

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竝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竝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竝著於易經何耶葢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

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人力以固王畿於内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為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為治固當本乎内治之修而亦不可不為外患之禦内焉者既本城郭溝池以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為險因其自然之勢則易為

力豫為未然之防則無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是故遠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

力為（去聲）己大人世（父傳子為世）及（兄傳弟為及）以為禮城（內城）郭（外郭）溝池（輕也）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

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禮非兵

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

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為民生則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為也況可非其時

乎是以善為國者恒於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備籌之必於其早為之必以其漸成之必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為之此所以務不妨農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

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殷隙方事勢稍緩農務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廢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安國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

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謂春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書之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以示後世之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無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臣按諸侯不得專封封國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於外凡事必請於天子況遷國築城乎若非奉

專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幾決於此緩則不及事決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

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敵國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於外所以禦敵國城於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

而徒恃築城以勞民者固非通論天下之勢也蓋

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

者固在所急而緘縢扃鐍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

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汜

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

邑燕之楡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固）地有所

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狻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

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為守令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為守固無俟於内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國家分天下為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陜西交界也

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華陜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陜二都司而直隸京師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

也履霜堅氷至所宜深戒

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郛

杜預曰魯西郛備晉也

臣按先儒謂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

也無所於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疲民以為城避難而城其國之郛則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爾況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扃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孫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築用之具）平板（在兩旁障土者）榦（兩頭立木者）稱畚（量輕重）（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為作程限）議遠邇（議遠察邇均其勞也）略（行也）基址（城足）具餱（乾食）糧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於素

杜預曰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修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榦以下數事是也既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諏日以啓功至於某日當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吕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

令縣邑城必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

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閒一歳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後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

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為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宗二年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内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為之

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
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歷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
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
議呂夷簡謂敵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其
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
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
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

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敵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敵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敵勢方張之時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障蔽焉耳夫然

則已旣得以爲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厯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越以爲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修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余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人長驅越過河北

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八至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孫鯤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壯同壯之意)

司馬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建於下大壯之象也

蔡淵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

臣按此人生有宫室之始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宫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楚丘之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

章曰升彼虚故城矣以望楚楚丘矣望楚與堂旁邑景測景山與京高丘降觀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宫室國人悦之而作是詩以美之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宫室故謂之營室楚宫楚丘之宫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叅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順天時察地勢審土宜不徒盡夫人事也而又質之鬼神焉蓋宮室之建不免於勞民傷財可已未嘗不已也萬一不得已而為之必升高以望而審其面勢之可否降下以觀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驗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龜兆之吉否曰望曰觀曰景曰卜無一而不善然後興工動衆蓋不暫勞則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為人君安佚之計亦以臣

民觀瞻之所係也或曰後世測景占卜之法鮮有精者有所營建而選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歟曰擇其可者用之而不泥於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彷彿猶存用之以代測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為星乃上天示人以營室之時非其方中農事未隙不可為已之居室而廢農之耕藝也

大雅緜之篇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高貌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嚴正也

朱熹曰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門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路釋者謂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居此以應治也路門者取其大也五門各有其義其三門者乃周既為天子時所立惟臯應二門在太王時已

有之後世遂因之而不改歟是則雉庫路三者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則不得立焉

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人有作起也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

鄭玄曰上古之時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

陳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

室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甓之所當先也

臣按聖人有作因民之營窟橧巢之居而為之臺榭以登眺為之宮室以居處為之户牖以啓閉是皆以木為之者也然非修火以范金而為之斤斧則無以成其棟宇用水以合土而為之瓴甋則無以完其蓋藏蓋天生五材並用之而後民賴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無

上風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㨂㦜者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甞修泮宮復閟宮矣傒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

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棄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觀春秋之所書及胡氏之所論則國家修造其前後緩急之序可見矣

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安國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

泮宫復閟宫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

劉敞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覩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乎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詞至意也

臣按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葢為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

為門魯諸侯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僭天子之禮雉門及兩觀為天火所焚魯復因其舊而新之天示之變尚不知儆聖人所以書之也繇是以觀凡宫殿門闕有所災變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災其必反已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災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則災不為咎矣

左傳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杜預曰不時失土功之時門户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故隨壞時而治之

臣按國家之修造有待時而修者有不待時而修者葢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無與雖不可無而有他所以暫代者必須農隙之時無事之日然後修之可也若夫門户以開闔道橋以往來城郭以衞民牆塹以禦寇不可一日無焉者也茍必待

時而為之豈不至於有所損失而誤事乎

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

臣按堯時去洪濛之世未遠故其居室簡樸如此

然堯之居雖陋而其仁則如天其智則如神巍乎

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不可得而名也

商紂為傾宮世目之為獨夫秦皇為阿房宮世稱

之為亡道主然則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容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顛以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女工釘

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絃管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

復哀後人也

臣按秦始皇於三十五年作阿房宫至三十七年東巡而崩於沙丘勞七十餘萬人之力費百千萬億之財營建始成僅僅二朞而身已下世嗚呼一身之微歳月幾何何苦勞人費財而為此無益之事流毒四海遺臭千載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已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後世人主誦杜牧之賦所謂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取之盡

錙銖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後世哀之而不鑑之等語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漢高祖五年治長樂宮於長安

吕祖謙曰按史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然盧綰傳云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長安為咸陽別名久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居櫟陽方營宮室於長安謀遷都也

臣按漢建長樂宮始此

七年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塡鎮與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

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繇酇侯啓之也

臣按蕭何此對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說者乃謂何欲以此堅帝都長安未必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為

臣按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也內而宮闈外而朝廷遠而至於邊徼下而至於閭閻人情世態無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無一物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後能盡父母斯民之責文帝欲作一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蓋帝起自外藩耳聞目見民間之事非若景武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女之手者比也

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產僅直十金則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無一錢之儲隔宿之食立錐之地楬腹而眠賃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飯而費十金者一宴而費百金者一器用服飾之微而費千金者尚或以為不滿意而他求及其有所營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往往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略

不顧惜嗚呼胡不思之甚耶觀於此可見文帝為三代以後絶無僅有之令主書文史册千載有光後世人主其或有所營建必先計其工用而以文帝為法毋為嬖倖所欺以多為少以不可為可則足以盡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公孫卿又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

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慾慾心一萌左右窺見其端遂從而從臾之因而疲勞生民空竭府庫天下生靈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貴已極而求長生左右因引進方士言有物餌之可以不死而為仙人好樓居之說於是隨所指教而大興工役勞民傷財以為無益之事慾心既熾而置政治

於不問遂致海内虚耗盗賊蠭起一人之欲長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萬人之速致於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為千門萬户東鳯闕西虎圏北漸臺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臣按武帝建栢梁臺而天火災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為此臺本以求神仙神仙有靈必為之訶

禁而火不得災之矣一旦蕩然於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見矣帝於此尚不覺悟而又大為宮室以厭勝之帝非獨不燭理蓋亦不畏天也天怒於上而假火為災以警人譬則君怒其臣而毀其所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懼又從而大其所為比舊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茍以是反求諸已則必兢惕戒謹以畏天怒而不敢復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趙倢伃居鉤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

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臣按一宮室之門若無甚大關係也而國本因之而動揺幾至亡宗社是知人君於宮殿之創建不

可輕易則雖命一門之名亦當熟思審處而不可輕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

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朕豈然慙懼故分日禱請今又敕大匠止作諸宫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湯六事之責其一宫室營則是修造營建勞民動衆怨讟之氣上干天和此所以不當天心而來旱熯也鍾離意諫其君而以天心為言其知

本者歟明帝一聞其言遂策詔答謝救止作諸宫
減省不急不徒謝意而又因之以謝公卿百僚不
徒生前納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對衆揚之
明帝好諫之誠思賢之切後世所當法者也
靈帝中平二年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
以修宫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
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稅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
以營無用之物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倖譖康

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侍郎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賣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直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呑藥自殺書奏為暫絶修宮錢

臣按靈帝聽嬖幸之言斂天下錢以修宮室謂之修宮錢既取之於田畝復取之於選調取之田畝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取之選調而殺鉅鹿太守司馬直二太守者皆上書以開靈帝既知之矣而猶不知痛革僅暫免馬司馬直曰為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嗚呼太守為民父母而

不忍剝割其子以稱時求靈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剝割其孫曾以稱已欲何其忍哉且稱時求繇乎人稱已欲繇乎我繇乎我者進止一反掌間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營修宮室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

去病中材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内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强而寇戎賔服矣

臣按國家修營宫室若無預於戎備也而王朗乃謂修營必須豐年而兼以勤耕農習戎備為言夫修營妨農則有矣而亦謂妨於戎備何哉朗所謂

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内是也夫泛用民力於内
尚有以簡戎備於外况專用兵力者哉尤不可也
當夫無事之時而殫其力於無益之營造勞其筋
骨耗其財力廢其家計而起其怨懟之心一旦有
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禦強暴豈不難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
疏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

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明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

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

筆詔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陳羣高柔楊阜皆上疏諫之明帝不之罪乃為之少有減省乃手筆詔答雖不能盡從其亦異乎愎諫遂非者矣楊阜所謂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為非但營建宮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於此即亡然為之不已則必馴致於亡有此理也

晉孝武太元二年初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宮室為能邪

臣按謝安謂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不以修

宫室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興作極其壯麗奇巧者皆假人力為之非天子能事也適足以彰其無遠圖而不恤民耳堯之土堦茅茨禹之卑宫室可謂弊陋矣未聞後世人有議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宫象廊紂之瓊宫瑤臺豈所以為能哉

劉宋孝武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宫室草創朝宴

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倖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帝不荅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蔡沈曰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此正無逸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

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宫室固不可以不嚴邃然亦不可過於嚴邃况吾祖吾考立國以來皆已安之矣何獨至我必為宏大壯麗之居乎非夫國計有餘内無水旱之災外無邊防之警不可有所作興以妨民動衆也

北朝魏太武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

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臣按觀世祖謂蕭何之對非雅言誠是也若夫易設險以守國之言則有國者不可無險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築城以過勞民力耳夫守國以修德為本而設險亦不可無苟徒恃險而不修德

則險非吾有矣

文成帝還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文成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納之

臣按高允謂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馴而致之之一語是誠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為事以漸為之用民力以遞休則人不勞擾以久為之聚財用以漸致則價不踊貴然非甚不得已則亦不可為也若或見有者足以居處姑仍舊貫可也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

素聞之皇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楊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獨孤后之意豈后豫以告德彝哉蓋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誠於愛民也使帝誠心於愛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為娛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

矣況聽后言賞素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説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搆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曽未十年復加營繕

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為君也營一行宮固未必至於亂

而張玄素至比帝以隋煬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賜以旌其言賢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為百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昏君庸主諫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惡之矣此所以甘於為庸主而坐受亂亡之禍

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仙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强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

得撤其峻宇安其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諫太宗作飛仙宮其言至切世主所當

深玩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與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

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營繕不問中外大臣皆所當知太宗責玄齡等非也玄齡等謝罪亦非也使無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內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君處仁遷義之機也繇是而上堯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長慶四年波斯獻沉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臣按敬宗雖能優容李漢之言而未聞其罷香亭而不構葢其僅能不加以罪而侈欲之心終不能遏也

宋太祖開寶二年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頹毀及儷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歷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蘇軾曰宮室葢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側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

洪邁曰宋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少復留意以興作植僵為務則ease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指為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怱傾視陋逮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為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為視事臨民之所衆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視所繫誠不可無也上而朝廷則

有宮闕下而官府則有廨宇非以私奉養也葢上之所居必尊嚴則下不敢輕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則下知所趨集上之所居有統會則下有所聯束此勢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載官吏廨宇於宮闕之末

以上宮闕之居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八